



世界历史故事

(三十七)

张立虎 主编

目 录

突破图盖拉防线	员
漫长的游击战	缘
阿卜杜·卡德尔的抗法斗争.....	怨
1830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大起义	苑
苏伊士运河	園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没	缘
“海上马车夫”的发迹与败落.....	猿
“日不落帝国”	猿
巴尔干同盟	缘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缘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遍
“亚洲的觉醒”	远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远
越南安世黄花探农民的抗法斗争	苑
阿塞·黎萨尔与菲律宾的“宣传运动”	苑
亚齐战争	苑
“菲律宾联盟”和“卡蒂普南”	愿
武装斗争烈火燃烧起来了	愿
青年土耳其党及其革命	怨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非洲	怨
南非人的抵抗斗争	员
埃塞俄比亚人的抗意卫国战争	苑

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	页四
埃及英法“双重监督”制	页源

突破图盖拉防线

1899年1月至18日，战争跨入第二个阶段，英军的战略反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899年的1月底，罗伯茨和基切纳来到南非。他俩都是双手沾满了殖民地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罗伯茨在印度“征战”四十一年，具有丰富的殖民战争经验，因对阿富汗进行殖民战争的“功绩”而臭名远扬。基切纳在征服埃及和苏丹时也获得“功勋”。从1898年10月到1899年1月底，英国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调动大批援军。陆续开到南非各港口，总兵力增加到二十五万人，远远超过布尔人的兵力。在集结了大量兵力后，罗伯茨和基切纳就重新部署兵力，调整了军事将领，加强了骑兵部队，装备了新式武器，整顿了运输组织。1899年1月，英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首先，英军开始解金伯利城之围。随着英军部队源源不断地到来，布勒派兵增援金伯利，企图解金伯利之围。但增援的英军遭到布尔军的阻击，这样便形成了包围之包围的战争态势。布勒无法解围，布尔军也无力攻下城池。

布尔军围困金伯利城达一百二十四天之久，给金伯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城内食物严重不足，实行卡片定量供应，到处是排队买食品的人群，市场供应十分紧张。饥饿的人们，肚子肿得很大，躺在铁丝网下，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各种疾病也到处蔓延，白种人的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五十，混血孩子的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点五，对黑人无疑更



是一场大灾难。矿上的孩子多死于坏血病。

圆月英军开始反攻。英军总司令罗伯茨利用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发动钳形攻势，从东西两侧同时向布尔军发动进攻，把战斗的重心从纳塔尔转向奥兰治河流域易于攻击的地区。圆月 员日，英军将领弗伦奇率五千骑兵，从后面迂回绕过克罗里埃的坚固阵地，“象大海里的鱼雷一样横扫大草原”。经过残酷的战斗，最后终于进入了被围困三个月之久的金伯利城。金伯利的解围，是英军的一大胜利，但英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弗伦奇精锐的骑兵损失惨重，只剩下一千五百余骑了。克罗里埃的布尔军队遭受挫折后，只得向北撤退，但因行动迟缓，通往奥兰治自由邦的退路已被英军截断。两个星期后，克罗里埃被迫率军向英军投降。

另外，英军加紧突破图盖拉防线。图盖拉河和累迪史密斯是纳塔尔的战略要地，是布尔共和国的门户，它有德拉肯斯堡山脉作屏障，又有布尔人的精锐部队守卫着。四个月来，博塔又在图盖拉河沿岸建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起初布勒想用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来突破有一万二千布尔军防守的图盖拉防线，但事实证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罗伯茨来到南非后，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兵力，加强了纳塔尔战场的力量。但在金伯利解围前，罗伯茨给布勒的任务只是“严格执行防御”，保住重要的前沿阵地。所以，圆月 员日以前，布勒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也未突破布尔军的防御工事，进展是极其缓慢的。

在实战中布勒逐渐认识到南非战争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要解累迪史密斯之围应用一把新的“钥匙”，采取一套新的进攻体制，即步兵加炮兵的联合作战体制。大炮不再仅

仅是“三幕戏”的第一幕，而是要为先头部队挺进提供一道开路的火力保护网。1900年1月1日，布勒发动第四次进攻，便采用了新的战术。英军用五十门重炮和野战炮对付布尔军的八门大炮，从胡萨高地到金果罗，从金果罗到芒泰·克里斯托，再到赫朗瓦尼，步步为营，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向前推进，逐段摧毁了布尔军的防线。金伯利解围的消息传来，又大大鼓舞了英军士兵的士气。1900年1月15日，赫朗瓦尼被英军占领，打开了通向科伦索的道路，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攻占图盖拉河和累迪史密斯之间的地区了。当天早晨，布勒的两个步兵连不费一枪一弹就开进了科伦索。第二天布尔军逃过了图盖拉河。这样图盖拉河南岸的孤形地带便被英军完全占领了。1900年1月下旬，布勒的大炮每天都在向布尔军的阵地猛烈炮击，英军继续向前推进。1900年1月25日，布勒的部队渡过科伦索东面的浮桥，打通了沿着介于博塔防线和图盖拉河之间的铁路走廊向东北方向前进的道路。1900年1月26日，英军拔除了建立在绿色山头的两个坚固阵地——马蹄山和温山。1900年1月27日，英军攻占了哈特山，这是一场残酷的争夺战，英军以伤亡五百余人，阵亡两名校级军官的代价才夺取了阵地。这场战斗尽管使英军遭到惨重的损失，但对夺取整个战争的胜利却具有重要意义。从走廊最后的哈特山到累迪史密斯大平原形成双方对垒的阵势，形势变得逐渐有利于英军了：位于幽深峡谷中的掩蔽部可以使英军安全推进到走廊的尽头，而不会受到布尔军阵地的威胁。

1900年1月28日，图盖拉河防线的最终突破，这是英布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布勒令英军从左右两侧夹击布尔军，左侧是利特尔顿战区，他们用炮火控制走廊下部布尔军的阵地，把

博塔的主要兵力阻挡在战壕里；右侧沃伦的三个旅在巴顿指挥下，象三把钢刀插进走廊上部布尔军的阵地，这样便从东侧包围了布尔军的防线。由于山路崎岖难行，布勒的部队被阻挡在铁道山。这时，基切纳的部队从皮特斯山脉边上展开攻势。他们从山坡上端蜿蜒前进，很快就越过铁路线。接着，双方对铁道山和哈特山之间的咽喉地带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展开了肉搏战。结果布尔军遭到惨败，博塔苦心经营了四个月的图盖拉防线全线崩溃。布尔军队一部分撤退，一部分投降，包围累迪史密斯的布尔军队也被迫后撤，被围困了一百一十八天的累迪史密斯终于解围。

累迪史密斯的解围，为英军打开了通往布尔共和国的大门。英军乘胜追击，猿月 猿日又占领了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府布隆方丹，插入布尔国家的核心，使纳塔尔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占领开普殖民地北部地区的布尔军，同自己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不得经过英军占领的奥兰治冲往德兰士瓦。布尔军损兵折将，仅在一个月內，就连失两名大将：克罗里埃被迫投降，茹贝尔落马摔伤致死。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布尔军极为不利，战场转移到布尔共和国境内，英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英军占领了布隆方丹之后，军中伤寒病突然蔓延开来；铁路运输线过长，物资供不应求；博塔接任总司令后，布尔军战术比较灵活，坚决阻止英军前进。以上种种原因，迫使英军不得不暂时中断反攻，布尔军暂时住了几个防御阵地。七个星期后，直到四月底，罗伯茨重新发动总攻。英军倚仗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以两翼包抄相威胁，迫使布尔军从许多坚固的防御阵地撤退。英军节节胜利，布尔军步步后退。缘

月 朔日，英军大举进攻克隆斯塔特。缘月 朔日，被包围了二百一十七天的马佛京解围。缘月 朔日，英军直指约翰内斯堡，布尔军被迫放弃城池。远月 朔日，英军攻入德兰士瓦的首府比勒陀利亚。到夏末，两个布尔共和国的一些最重要的中心城市都被英军占领。布尔共和国享有高龄的克鲁格总统启程前往欧洲，指望说服各大国政府出面支持“布尔事业”。罗伯茨宣布吞并两个布尔共和国，然后把事务交给基切纳便返回英国。因征战有功。罗伯茨被晋升为英军总指挥。至此英布战争的第二阶段告终。

漫长的游击战

当英军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不管在南非或世界其他地区，许多人都以为英布战争已经结束了。罗德斯在南非同盟的集会上发表讲演说：“战争已经成为过去。”为了欢庆胜利，英军最高统帅罗伯茨在比勒陀利亚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式。英国政府也于 怨月 朔日正式宣布战争结束，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保守党利用战争的胜利，乘机提前举行大选，通过所谓的“咔叽选举”，继续执政。英国矿业资本家、军火大王、将军们、政客们以及整个统治集团的人们，皆大欢喜。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英国的所谓胜利不过是暂时的，战争结束也只是错觉而已。布尔人尽管遭到严重的挫折，丢失了一大片土地、城市和交通要道，但他们并没有被消灭，广大的乡村、草原、高原和山脉仍然被布尔人控制着。布尔政府还在，军队还在。他们化整为零，神出鬼没地破坏交通、袭击英军、夺取武器、捕捉

俘虏。实际上，漫长而残酷的游击战争开始了。

茹贝尔落马致死后，博塔将军继任布尔军总司令。他以善于灵活运用游击战术而著名。布尔军队的民团突击体制也很适应于游击战争。他们对每一条沟壑，每一座山头，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庄都了如指掌并且得到绝大多数白人居民的支持。分布很广的农场就是他们巩固的根据地。在博塔的领导下，德·威特将军率领的一支游击队活跃在德兰士瓦的东部，威胁着纳塔尔；史未资将军和德·拉·雷伊将军统率的游击队活跃在德兰士瓦的西部。布尔游击队也经常深入到东起伊丽莎白港，西至纳巴特湾，南达好望角的广大区域内活动。布尔人往往用夺来的武器装备把自己武装起来，使英军往往分不清敌我。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英军坐卧不安，疲于奔命，惶惶不可终日。1899年12月，梅图安师长率领的一支英军，被德·拉·雷伊的部队包围，无计可施，被迫投降。这个消息使英军十分震惊，吓瘫了基切纳勋爵，使他卧床不起达三十六个小时。

发动战争之初，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一千万英镑的军费和一个师的兵力就可以解决南非问题。然而战争进行到1899年11月时，消耗的军费已达八千万英镑，派出的远征军已超过二十四万人，离结束战争还遥遥无期。1899年12月，基切纳在给罗伯茨的信中写道：“我希望那些说战争可以迅速结束的人能来南非，请他告诉我们怎么办！”布尔人的游击战已使英国将军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了。就连维多利亚女王也坐卧不安。焦急万分。1899年她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基切纳勋爵那里有什么消息？”有人认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死亡可能是南非战争影响的，因为“她是为战

争而劳瘁的”。由此可见，英国统治集团因战争的不利局面已焦急到何种程度。两个小小的布尔国家，居然能使称霸全球的大英帝国碰得焦头烂额，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但是，英国索尔兹伯里的保守党政府不顾英国人民的反对，也不顾世界舆论和英国部分自由党人的谴责，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战争进行到底。英国军队在南非采取了最残酷的虐杀手段，如任意屠杀俘虏，建立集中营制度，进行大规模扫荡等。这些残酷的手段都为后来的法西斯所承袭。

从 1900 年 9 月起，英军就在布隆方丹和比勒陀利亚建立集中营，后来又陆续扩大到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地区。仅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布尔共和国境内就建立了八十个集中营。英军到处搜捕，把一个个村庄里的妇女、儿童都关进集中营。1901 年 5 月，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布尔人已达十一万八千人，黑人有四万二千人。基切纳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拘捕了占总数一半以上的布尔人。”集中营里没有房屋，人们大都是风餐露宿；缺乏燃料，人们很难得到熟食；饮水不足，人们只能以污水代替。因此，在集中营里传染病到处流行，因患流行病而死亡的人遍布集中营，特别是在华氏 100 度高温的夏季，死亡率高的骇人听闻，竟高达百分之四十三。根据官方大大缩小了的统计数字，1901 年 10 月，南非集中营死去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儿童占二千六百三十三人；11 月，死去二千八百零七人，其中儿童占二千二百七十一人。1902 年 1 月至 5 月，死亡总数达八千三百七十四人。英国报刊对集中营里迫害妇女儿童残暴行为讳莫如深。1902 年 1 月，英国著名的慈善家霍布豪斯女士对布隆方丹等地的集中营进行了实地调查，揭露了集中

营的惨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愤慨。她在给英国国防部的报告中写道：“我认为这个集中营制度极端残暴，它永远不能从人们的记忆中勾销。维护这个集中营就意味着明目张胆地屠杀儿童。英军首创的这种灭绝大量无辜居民的集中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所仿效。

英军地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起初英军只是焚毁铁路沿线十公里以内所有的农庄和房舍，后来这种暴行蹂躏的范围一天天扩大，程度一天天加深，实际上扩大到整个南非地区。英军集结兵力对布尔游击进行全面“分区扫荡”。最大的一次是在德兰士瓦，英军排成五十公里宽的密集队形，扫荡可能遇到的所有布尔人。基切纳曾命令英军：不但要包围敌人，而且要系统地、彻底地断绝布尔游击队的供应来源，要把马匹、牛群、谷物、运输工具、男女老少和当地土著居民，一律送往铁路沿线，不能利用的物资立即焚毁，磨房和面包都应毁坏，布尔军人的家属均押解到军中服劳役。

为了彻底摧毁布尔人的游击战，切断布尔军民的“鱼水关系”，从 1901 年 1 月起，英军开始设立军事堡垒防线。他们沿铁路和各条战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半公里或一公里建筑一座堡垒。堡垒的直径为十二英尺，高六英尺。它的顶部和墙都是用铁制的。堡垒的四周筑起围墙，堡垒之间用有刺的铁丝网连接起来。一般的堡垒驻兵六至十人，重要的堡垒驻兵二十至三十人。英军一共修筑了八千多个堡垒，防线长达四千多公里。

英军的残暴行径给一般布尔和平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就连英国自由党首脑坎伯尔·班纳曼在议会的演讲中也揭露了不列颠的野蛮行径，他说：在两个布尔族的国家里，

除矿业城市外，所有的地方都成了一片恐怖的荒漠：田舍化为灰烬，乡村变为废墟，大小牲畜一群群被消灭，或被赶走，工厂被破坏，农业机器被捣毁。

尽管英军采用了抢、捕、围、烧、杀等极其残酷的手段，仍然不能阻止布尔人的顽强抵抗。他们的每一个暴行都激起了布尔人的更大的仇恨。活跃在南非草原上的布尔游击队，作战机动灵活，无比英勇，他们神出鬼没，经常出击小股英军，偷袭仓库，阻击列车，夺取英军武器武装自己，使反英战争逐渐成了燎原的烈火，四处蔓延。

残酷而漫长的游击战到 1905 年 5 月已延续了将近两年，英布双方都已精疲力竭。

阿卜杜·卡德尔的抗法斗争

阿尔及利亚人民有着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近代史时期，他们多次拿起武器，英勇抗击法国殖民者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统治。恩格斯曾经称赞他们是“把独立视为珍宝、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于生命之上”的伟大人民。

阿尔及利亚地处西北非的中段地区，北面隔地中海同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诸国相望。它同马格里布的另外两国摩洛哥、突尼斯在地理、人种和历史上都有着紧密联系。阿尔及利亚疆域辽阔，资源丰富，北部沿海地带是狭长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地中海沿岸著名的农耕区；盛产小麦、大麦、棉花和麻类等作物，是北非著名的谷仓。商业和手工业也素称繁荣。

从十七世纪中叶起，阿尔及利亚名义上是土耳其奥斯曼

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军事封建国家。代表土耳其统治的最高首脑“德伊”，是在当地土耳其驻军首领中产生的。其实际统治的地区只及首府阿尔及尔周围沿海地带；内部山区，以至南部沙漠地带均属于独立的游牧部落所有。德伊将全国划分为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奥兰三个省，分别任命三个“贝伊”来管理。十八世纪以后，马格里布各国经济衰落，国内统治阶级之间不断发生纷争；各国内部的封建割据战争日趋频繁。这些，大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实力。西方殖民列强乘机把侵略魔爪伸向这个地区。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阿尔及利亚视为自己的首要侵略目标。十六世纪初，法国早于欧洲其他强国同阿尔及利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拉卡尔城建筑了军事要塞。十八世纪，马赛一家商号垄断了阿尔及利亚的粮食贸易。1798年，拿破仑侵略埃及时，曾派工兵测绘了阿尔及利亚沿海的地形图。拿破仑对外扩张期间，阿尔及利亚给法国运去了大量粮食。到1803年，法国欠阿尔及利亚的债务高达1.5亿法郎，却无意偿还，引起两国间的激烈纠纷。

法国波旁复辟王朝统治时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政局不稳。为转移国内人民斗争的视线，统治阶级不惜对阿尔及利亚发动军事冒险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1830年7月，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利用三年前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为债务问题与法国总领事德瓦尔发生争执的“扇击事件”，派遣布蒙将军统率一支1.5万人的军队远征阿尔及利亚。

1830年法国发动对阿尔及利亚侵略战争时的陆军部长席拉尔曾说，这场战争是“为了解决我们（指法国——引者）的人口过剩，推销我们工厂的产品来换取由于我国的土

壤和气候条件而不出产的其他产品。”史实证明，阿尔及利亚对于法国确实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

远月 源日，法国侵略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的西蒂—费吕克登陆。苑月 缘日，侯赛因投降，全家逃往意大利。土耳其驻军也随之撤回本土。法军在阿尔及利亚城乡大肆烧杀掠夺。他们仅在侯赛因王宫里劫走的黄金和白银即重达 圆缘万磅左右，其他宝物无法计数。

侯赛因逃亡后，法军头目叫嚣要在半个月内在占领阿尔及利亚全境。英勇不屈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奋起抵抗，粉碎了侵略者的美梦。反侵略斗争的怒火燃遍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据记载，阿尔及尔陷落后，苑月 圆日，阿尔及尔附近一些部落的代表聚集在麦提福角。他们谴责德伊的投降行径，决定对侵略者发动圣战，并派代表前往内地进行发动工作。史称“麦提福角的怒吼声”。东部由君士坦丁贝伊艾哈默德领导的抵抗运动，西部由阿卜杜·卡德尔领导的斗争，规模最大，是反侵略战争的主要力量。

阿卡杜·卡德尔（ 员源一 员源）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穆阿斯凯尔市附近的一个爱国酋长家庭。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追随其父马希丁进行过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马希丁组织义勇军，在西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马希丁病死后，年仅 圆岁的阿卜杜·卡德尔被部落首领们推举为“埃米尔”（即君主），挑起了反抗法国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重任。 员源年，他对法国侵略者宣布圣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法武装斗争。他领导的斗争，从 员源到 员源年，坚持了 员年之久。给法国入侵者以迎头痛击，推迟了法国霸占阿尔及利亚的进程。



阿卜杜·卡德尔领导的武装斗争，大体以三十年代末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抗法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战争一开始，阿卡杜·卡德尔力促阿尔及利亚西部各伊斯兰教派和部落抵抗运动联合起来，不断袭击法军并取得了胜利。法国侵略军被迫放弃全面占领的计划，改行部分占领。他们只能固守在阿尔及尔城、米提贾平原以及沿海某些地区。在阿尔及利亚义军猛烈进攻的压力下，驻瓦赫兰法军司令德米歇尔猿次乞和。1830年10月10日，阿卡杜·卡德尔的代表与德米歇尔签订了“瓦赫兰条约”，又称“德米歇尔条约”。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不包括沿海猿个主要城市）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阿卜杜·卡德尔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法国殖民当局认为这是法国历史上“忍痛接受的最耻辱的条约之一”。

瓦赫兰条约的签订，使阿卜杜·卡德尔赢得了暂时的休整时间。他以同时期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为榜样，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政权建设，发展经济，建设强大的武装，以增强抵抗法国侵略者的力量。

第一，努力团结各部落人民，镇压那些为法国侵略军效劳的封建贵族，逐步把阿尔及利亚西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统一成中央集权国家，定都穆阿斯凯尔。在阿卜杜·卡德尔领导下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会议，商讨国家大事。下设执行机构，当地称“迪万”（即内阁），分设军事、外交、内务、宗教、教育等各部。全国分为愿个地区，由中央任命的行政官吏前往管辖。

第二，加强军队建设，建立双重军事体制：组织正规

军，扩大非正规军。他很快建设起一支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 10 万名正规军以及 10 万部落义勇军的非正规军武装力量。还建立兵工厂，自造枪支、弹药；建设军服厂，统一军队服装；聘请外国军人，甚至欧洲军官充当教官，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阿卜杜·卡德尔为军队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第三，革新经济、司法和教育。自建工厂，生产布匹和日常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取消了一些部落的免税特权。所有部落都按《古兰经》的规定纳税。但降低部落的纳税金额，统一税收标准。国家垄断对外贸易，收入归军队使用。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制度，实行法治，禁止封建贵族对司法事务的干预。大力发展文教事业，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兴办各类学校，建立图书馆，要求人民学习阿拉伯文字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瓦赫兰条约签订后，法军不甘心失败。1830 年，他们两度违约袭击穆阿斯凯尔，均遭到沉重打击。仅在塔夫纳的一次战役中，法国侵略军被打死、打伤 1000 多人，不得不再次乞和。1830 年 10 月 10 日，阿卜杜·卡德尔的代表同法国的代表布若签订了著名的“塔夫纳条约”。法军除了被迫承认阿卜杜·卡德尔对阿尔及利亚西部地区的主权外，还同意他对中部广大地区的管辖权。至此，阿尔及利亚只有沿海阿尔及尔、瓦赫兰等少数几个城市控制在法国手里了。法国史学家亨利·康崩叹道：“这个协定太象投降书了。”这是阿卜杜·卡德尔领导抗法斗争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1831 年后，法国统治当局集中兵力镇压东部艾哈默德领导的武装斗争。在此之前，阿卜杜·卡德尔曾多次向艾哈



默德提出联合抗敌的建议，都被拒绝了。后来，阿卜杜·卡德尔向东部各部落酋长呼吁联合，也未成功。抗法运动的分裂状态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便于各个击破。法国先后向东部义军发动两次大规模围攻。尽管抵抗力量浴血奋战，消灭敌军数千人，但终究寡不敌众，实力消耗殆尽，东部反法战争基地君士坦丁被攻陷。东部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使法军的侵略气焰大为嚣张。也使阿卜杜·卡德尔领导的抵抗运动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西部和东部两支反法武装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这是早期抗法武装斗争最后遭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阶段，阿卜杜·卡德尔领导的武装力量处境困难的时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在工业生产中开始广泛采用机器。1834年，全国只有蒸汽机 1000 多部，到三十年代后期则增加到 1000 多部。煤和铁的产量同时期也有成倍的增长。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扩大海外市场。经过 1830 年七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加快了殖民征服的步伐。

1830 年 7 月，法国侵略者背信弃义，撕毁塔夫纳条约，挑起战争。对此，阿卜杜·卡德尔早有戒备。他在 1830 年签订和约后，就指出：“他们（指法国殖民主义者）所说的和平是不可靠的。我养精蓄锐等待几年，为的是对付比我强大的敌人。”战争爆发后，阿卜杜·卡德尔的军队奋勇应战，使法军死伤累累。法国不得不连年增加军队。据统计，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1830 年时只有 1 万 5 千多人，1832 年达到 5 万 5 千多人。

1834 年底，法国政府任命布若为驻阿尔及利亚总督兼